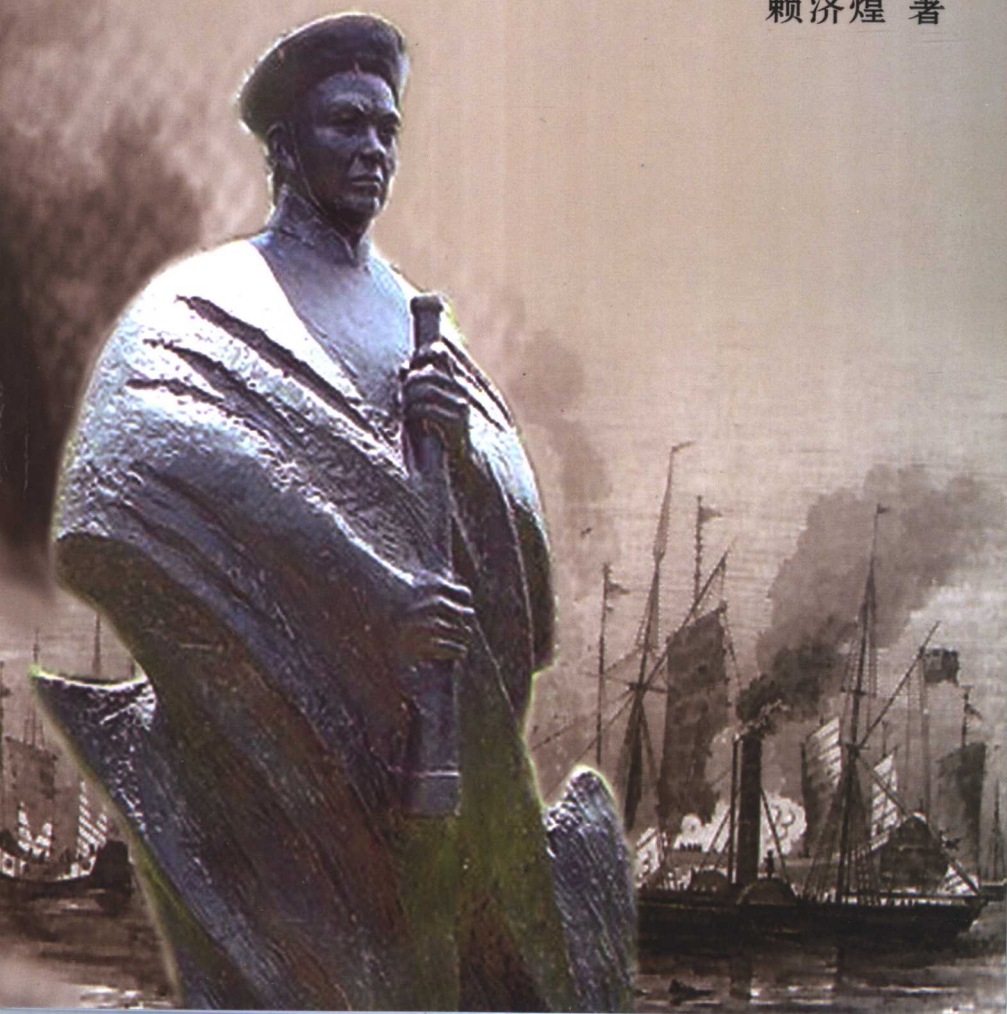


● 海天出版社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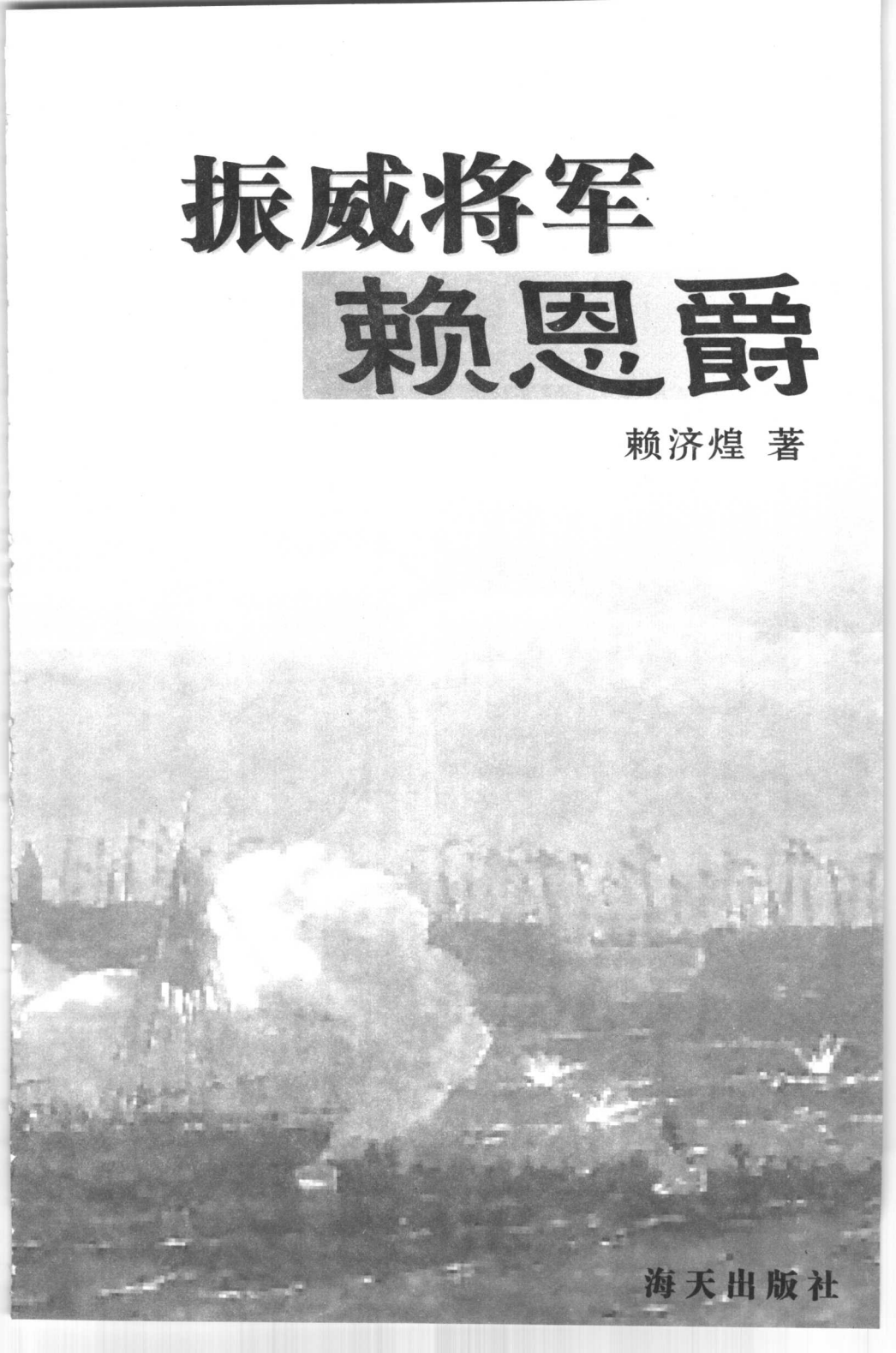
振威将军 赖恩爵

赖济煌 著



振威将军 赖恩爵

赖济煌 著

A black and white photograph of a city at night. In the foreground, there is a large, bright, billowing cloud of smoke or fire, suggesting a major explosion or battle. The background shows the silhouettes of city buildings and structures, with some lights visible. The overall scene is dramatic and historical.

海天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振威将军 / 赖济煌著; —深圳: 海天出版社, 2005. 2
ISBN 7-80697-379-6

I. 振... II. 赖... III. 历史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4) 第 136392 号

海天出版社出版发行
(深圳市彩田南路海天综合大厦 518033)
<http://www.htph.com.cn>

责任编辑: 胡小跃 封面设计: 张幼农
责任技编: 卢志贵 责任校对: 喻俊新

深圳市海天龙广告有限公司设计制作输出 Tel: 83461000

深圳希望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海天出版社经销

2005 年 2 月第 1 版 2005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

开本: 889mm × 1194mm 1/32 印张: 4.5

字数: 140 千 印数: 1—3000 册

定价: 18.00 元

海天版图书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

海天版图书凡有印装质量问题, 请随时向承印厂调换。

目 录

- 1 / 第一章 海静波诡
- 19 / 第二章 喜满渔村
- 43 / 第三章 山海为师
- 73 / 第四章 怒涛在胸
- 89 / 第五章 威振九龙
- 115 / 第六章 欢腾之夜
- 141 / 第七章 将门虎子
- 169 / 第八章 儒商释梦



第一章 海静波诡



第一章 海静波诡

1839年9月2日，中午

1

正午时分，海面异常平静。风吹了半天，此刻停住了，浪涌了半天，此时也平缓了。大海像调皮的孩子，玩闹够了，疲倦了，倒头便睡。

水师船在海上巡逻了半天，正缓缓地向岸边驶去。

“望远镜！”

参将赖恩爵叫了一声，一个兵丁立即把一只单筒望远镜递上。参将举起望远镜，对准肉眼所见的一个小黑点，慢慢地调距离。终于看清了，那是一条八桨的水师小船。他把望远镜交给兵丁，嘴角露出一丝微笑：“大概是陈瑞龙回来了。”

自从三个月前虎门销烟以来，这洋面上平静多了。以前鸦片烟贩子走私猖獗，罔顾朝廷三令五申的禁烟，大船小船仍是络绎不绝地从各个海口转运到内地。广东水师的船在茫茫海上巡逻缉捕，疲于奔命，所缉获者不过十之一二。销烟后，烟贩子已无烟可贩，水师营的任务转为以保卫海疆为重点，巡视洋面，提防外国船只挑衅肇事。如果说过去缉捕贩烟小船是猫捉老鼠，那么现在监视比自己的师船大得多的趸船和装了炮的大商船，则是猫看豺狼了。赖参将感到责任重

大，时时提醒属下不可掉以轻心：海静波诡啊！

来者果然是陈瑞龙，水师营的兵丁。前几天赖恩爵派他回营，一则带师船补给单回去筹备补给物资，二则给他探望生病父亲的机会。

这陈瑞龙与赖恩爵都是大鹏城人，但因恩爵参军离家时才十九岁，今年三月调回大鹏营时已是四十四岁，虽然间中曾回乡省亲，但也总是来去匆匆，所以对后生小辈多不认识。

赖恩爵从海门营参将调任大鹏营参将，所辖海域从大鹏至九龙，履新负重，岂敢怠慢！在巡视了营区之后，第二天就把水师营的官兵拉出去，作陆上和海上的演练。

大鹏城外，龙头山下的东较场，旌旗猎猎，水师营的官兵排成方阵，等候命令。赖恩爵战袍裹身，双手叉腰，两眼炯炯有神，声调高亢地发布命令。随着命令，方阵变单列，队列越拉越长，绕着练兵场跑动，由慢跑变快跑，跑了一圈又一圈……跑到第三圈，有七八个兵跟不上队伍，喘着大气慢跑。跑到第五圈，有十多个人掉队，其中一个长得肥肥胖胖的士兵干脆坐在草地上不跑了。

赖参将走过去，命令他站起来，声色俱厉地问：“为什么随便坐下？”肥兵懒洋洋地站起来，嘟嘟囔囔地说：“跑步有什么好练的，要练就——”

“练什么？”

“练功夫！”

“你功夫了得？”

“不敢说了得，”肥兵狡黠地眨了眨眼睛，“只是有那么两下子。大人不信可以试试。”

肥兵在向参将挑战了，想给这个新到任的将军来个下马

振威将军赖恩爵

威呢！几个下级军官吓得目瞪口呆，不知说什么好。

只见参将一拱手：“那就领教了！”肥兵也行拱手礼，然后扎了马步。参将见他马步扎得不标准，属“马虎马”，心中有数。对峙片刻，参将说：“请过招！”肥兵突然发力，迅猛向参将冲去，“嘿”的一声打出一拳。参将往旁边一闪，顺势抓住肥兵出拳的右手腕向后一拽。肥兵一个踉跄，向前几步，跪倒在地。

练兵场上发出“啊”的呼声，全体官兵都停下来看将军和士兵的比武。众目睽睽之下输了第一招，肥兵羞得满脸涨红，霍地跳起，以更快的速度向参将冲去。正待飞脚时，参将又闪到一边，猫腰伸腿一勾，肥兵还没弄清是怎么回事就向前趴下了。练兵场上一片叫好声。

肥兵从地上爬起来，拍了拍摔痛的双膝，直起身来定了定神。他寻思，跟这个精悍机灵的对手比速度不行，凭自己的个头，应该和他比力量。他一步一步慢慢向对手走去，来到跟前，慢慢伸出双手。参将知道，对方想摔跤，便也向前伸出双手。每人的两只手都紧握对方的双臂，两双脚在地上前前后后地挪动。练兵场上的人全都屏息注目，只有林子里的鸟儿发出啁啾之声……正推推拉拉不知怎么办的时候，忽见参将左手抓住对方的衣襟，右手抓住对方的腰带，顺着旋转之势，“嗨”的一声把对方提起抛出了五步之外。整个东较场顿时沸腾起来。

参将走过去，伸手把肥兵拉起来，替他拍拍肩背上的泥土和草屑，关切地问：“摔痛了吗？”

“不要紧。”肥兵腼腆地回答。

“叫什么名字？”

“陈瑞龙。”

“好名字！不过你到底是一条龙还是一条虫，得看你自己。今后好好练，先把这一身肥肉练掉，我相信你会是个好兵。”

2

陈瑞龙上了水师船，向参将赖恩爵报告回营执行任务的情况。

几天不见，参将以诧异的眼光审视这个不打不相识的下属。比起初见时，他瘦了一圈，但结实多了，举手投足很利索，不再是懒洋洋的“肥兵”了。据说他这半年来练得很狠，除了营里规定的操练之外，不论是跑步、摔打、游泳，还是刀枪、射击，他都自己加倍苦练，还常说，我要让赖参将夸我是个好兵，是龙不是虫。

赖恩爵看着眼前这个争强好胜的兵丁，内心里称赞：你已经是个好兵了！但他是个不轻易流露感情的人，二十多年的军旅生活铸就了他坚忍不拔的军人性格，他对陈瑞龙的赞许，只表现为嘴角的一丝笑意，还有犀利目光的短暂柔情。

陈瑞龙报告完公差之后还告诉赖参将，他父亲赖英扬老将军托带口信，参将祖母的丧事已办完，七七做罢，让参将不用挂心。

经陈瑞龙这么一说，对祖母的追忆又充满了赖恩爵的心

振威将军赖恩爵

怀。不知何故，在他的内心深处，对母亲的依恋远不及对祖母的依恋。是因为母亲去世得早，自己从小是祖母的牵带和调教的缘故，还是俗话说得的“隔代亲”？

赖恩爵的祖母刘夫人出身名门，自幼上私塾，熟读诗书，智慧过人。赖家行伍出身，三代都是军人，离家远多于居家，刘夫人便把培养教育后代的责任挑到肩上。她自编课本启蒙儿孙，家教严谨，要求后辈要勤奋上进，不可依赖祖荫，要谦虚谨慎，不可妄自吹嘘，恩爵记得，从三岁起祖母就教他认字和背诗，每背熟一首诗词，都会给他奖励一个熟鸡蛋，竟至让他见蛋厌食。他长大后的好学精神和良好品格，和祖母的悉心调教密不可分，他对祖母的崇敬和依恋也不因成长而疏淡，直至几个月前，祖孙二人还有过一次精彩的长谈。

那是一个早春的夜晚，赖恩爵从海门营参将调任大鹏营参将的第一天，公务完毕之后，回到家中，来到祖母卧病的床前，向老人家问安，禀告自己调职的情况。祖母把油灯挑亮，细察他的面容，喃喃地说：“又黑了……又瘦了……”恩爵笑道：“孙儿是水师武将，倘若养得肥肥白白，你不骂我才怪！”老人被他说得也笑起来。

“你军中之事，我不甚了了，也不必多问。倒是要，要考考你——”老人有气无力地说。

“怎个考法？”恩爵问。其实他知道，因为每次久别重逢，老人都要考他的诗词文章。

“第一问——”老人虽是躺在床上，却严肃认真得像个考官，“你少年从军，离乡别井，历尽军旅之苦，如今衣锦荣归，是否意得志满？你必须用古人的诗词作答。”

“三十功名尘与土，八千里路云和月。”恩爵几乎是不假思索就背诵了岳飞《满江红》中的两句。

“好！你既然淡泊功名，且知人生征途漫长，风云险阻多，那么你履新之后何以自励？这是第二问。”

老太太确实智慧过人，病在床上仍才思敏捷，竟能从孙儿对第一问的回答中，提取出第二个问题来。恩爵沉吟片刻，在祖母期待的目光下，有点不够自信地吟咏：

“但使龙城飞将在，不教胡马度阴山——这是唐人王昌龄的诗句，恕孙儿改动几个字——但使鹏城未将在，不教夷蛮度海防。”

祖母异常兴奋地说：“改得好！改得好！但愿我们的海防真的能坚如磐石。果真如此，也是对你祖父在天之灵的告慰。我们家世代军人，以从军为乐，以克敌为荣。但有人百思不解，是否我们生性喜斗好战？此乃第三问。”

恩爵没料到祖母会提出这样的问题，他自己经历过许多次剿匪、缉盗、禁烟的战斗，见过流血和死亡，有过胜利的喜悦和临危的恐惧，因此也有过“何时不再流血”、“何时不再征战”的自问，但没有找到答案。此刻一个八十多岁的老奶奶，把这么一个深刻的问题摆在一个壮年将军的面前，他已无转身的余地了。想想祖辈的功业，想想凶顽的外敌，想想积弱的国家，想想危殆的河山，想想……突然间，像闪电划破长空，杜甫的两句诗从他的口中蹦出：

“安得壮士挽天河，洗尽甲兵长不用。”

是啊，谁喜欢战争呢？然而，只有涌现千万大智大勇的护国将士，建立起强大的国防，敌人才不敢侵扰，到那时方可刀枪入库，马放南山，铸剑为犁。我们赖家子孙，何尝不

振威将军赖恩爵

想过平平安安、和和美美的日子！

老祖母望着孙子，对他的回答十分满意，满意地闭上了眼睛，仿佛以此表示：有这么优秀的孙子，我还有什么可忧？还有什么可挂？还有什么可问？没有了，我可以闭眼了！

没想到几个月后，祖母真的永远闭上了眼睛……

3

正当赖恩爵沉浸在对祖母的追思时，陈瑞龙把一瓶装潢精美的洋酒交给他，说是赵南先老板送的。

“替我放好，咱们打了胜仗再喝。赵老板有捎什么话吗？”

“赵老板说，可能很快就打仗，让你多保重。”

“这个赵南先！我是军人，打起仗来还能保重？”

“就是嘛。这赵老板对将军太不了解！”陈瑞龙以为自己这话说得很聪明。谁料将军却说：“不，他对我非常了解，也非常关心，我们是从小一起玩到大的，像兄弟一样亲。这二十多年我们很少见面，但心却相连相通……”于是他给陈瑞龙讲了一些与赵老板有关的事。

赵南先的家和赖恩爵的家同在大鹏城的东南角。赖家是高墙深院的将军府，赵家是屋小檐低的平民宅；赖家的人世代从军，当官受禄，赵家的人世代务农，生活贫苦；恩爵从小知书识礼，文质彬彬，南先从小无人管束，是玩耍打闹的

“猴王”。出身禀性如此不同，但他们二人却总是走在一起，也许是互相间长短处的互补之需吧！南先带恩爵爬树掏鸟窝，拔草捉蟋蟀，骑牛吹竹笛，垒窑烧番薯，给大户人家的少爷增添了许多生活的乐趣。恩爵则教南先认字，背诗，给他讲故事，让寒门小子于玩乐中浸染了一点斯文。无怪乎他们愿意走在一起！

那一年春末，经过了十多天似雾似雨的阴天之后，骤然天气放晴，和煦的晨光让人感到浑身是劲。十二岁的南先、恩爵，领着比他们小一两岁的两个小伙伴，到水神庙前的海边游泳嬉水，玩了一阵，觉得不过瘾，就朝东较场奔去，要爬龙头山。

龙头山并不高，但登山的人却不多，一则世代相传龙头山是龙脉之首，人们对它存有敬畏之心，二则林木森森，有种神秘感，因此极少人攀登。四位少年来到山脚，一个比他们略大一点的放牛郎问他们去哪里。他们说要上山。放牛郎说山上有鬼，他们说不怕。放牛郎不再说什么，骑在牛背上悠然唱起山歌：

龙头山上龙头石，

龙头石下有龙宫……

南先开路，恩爵殿后，两个小伙伴走在中间。经过艰难的攀爬，他们来到了山顶。山顶上叠立着几块巨石，最大的一块压在上头，这就是孩子们视为神石的龙头石；几块大石间有一处豁口，形成天然的门洞；从洞口向里边望去，昏暗中可见一个能容十多人藏身的石窟，这就是山歌里唱的“龙

振威将军赖恩爵

宫”。南先随手捡了一根棍子，领着三个小兄弟往里钻。

“蛇！”

随着一声低声尖叫，几个人都看到，洞里有两条锄柄粗的蛇，原来是扭在一起两个蛇头相对相拜，见了他们就转过头来与他们对峙，吐着长舌，眼露凶光。南先轻声说：“不要动！”自己却跳上前去，举起棍子，闪电般向蛇头猛击两下，两个蛇头就贴地了。南先不放心，嘴里骂着：“装死？”又一阵雨点般的重击，直至把蛇头打扁，弯腰看，确实不是“装死”，这才扔掉棍子，拍拍手叫道：“快过来看！”恩爵他们围上去看。

“这是龙吧？我们打了龙——”

“不是龙，是毒蛇。该打！”

“我听人说过，看见蛇相拜，不是死爷就死奶……”

“乌鸦嘴！”南先虽是嘴硬，但心里还是有点恐慌，担心见了蛇相拜的怪异景象会危及父母。好在他想出了一个自我安慰和安慰同伴的办法：大家一起唱“屙尿歌”，一起屙尿淋毒蛇。于是，四条水龙向毒蛇射去，“龙洞”里响起嘹亮的“屙尿歌”：

有尿齐齐屙，
屙尿流成河；
河水冲落海，
海神镇妖魔。

屙完尿，唱完歌，四个打蛇小英雄大摇大摆地下山。南先特别嘱咐：“千万别跟人说看见蛇相拜！”

这就是少年时代的赵南先，恩爵被他的勇敢机智深深地吸引，两人成了难分难解的朋友。十九岁那年，他们不得不分手，因为恩爵要到他父亲任职的阳江镇去参军。南先在分别前夜与恩爵烛下谈心：“你明天就踏上军旅之路了，这是你祖辈父辈在前面走出来的路。可我，还不知道该走什么路……”恩爵劝慰他：“你是大智大勇之人，我相信一定能自己走出一条大路来！”南先眯起眼，透出一丝苦笑道：“可能会走一条你的家族所不屑的路。”

果然，三年后恩爵回乡省亲，听说南先经商去了，好像混得还不错。又过了三年再次还乡，见南先家盖起了新房子，证实了他确实混得不错。二十多年里，他们只相遇过几次，每次相遇都促膝长谈。最近一次是今年清明节，恩爵随家人到几处先祖墓地扫墓后，独自信步走上东山寺，给诸神上过香，走出寺庙，来到石碑坊下，背山面海，远眺碧波万顷的大亚湾洋面，吟咏着明朝秀才王德昌漫游此寺时所写《大鹏东山寺》的诗句：“丹梯欲上应长啸，遥望汪洋天际浮。”此诗怕是该改一个字了，遥望汪洋天际鸟……

正是浮想之际，忽听一声叫唤：“赖将军！”转过身去，只见一个短小精悍的汉子朝他走来。

“南先兄！可是天上掉下来的？”

“恩爵兄！可是海里冒出来的？”

一对老朋友两手相牵，四目相望，像是要看看岁月在脸上留下多少沧桑。

“有白头发了！”恩爵说。

“那是生计逼的。”南先应道。

“有皱纹了！”南先说。

振威将军赖恩爵

“那是海风刮的。”恩爵应道。

南先把恩爵拉到一方围着石凳的石桌旁坐下，把他的几个朋友打发掉，与恩爵对坐。恩爵见石台上摊着一小堆花生米，一小堆鱼干仔，一小堆肉干，还有半瓶洋酒……

“南先兄真是好兴致呀！”

“哪里哪里！穷开心罢了——不过这开心也事出有因啊。”

“发了大财？”

“小看老朋友！”南先佯装不悦，“赵某并非只顾发财之辈。今日高兴，是因为在广州听了许多值得高兴的传闻。”

“不妨说几件听听，让老朋友也高兴高兴。”

南先给恩爵和自己各倒满了一杯酒——杯子是敬神的小杯，大概是从寺庙里借来的——然后慢条斯理地说：

“朝廷派来广东禁烟的钦差大臣林则徐已经到了广州，这是头等大新闻。你老兄是军中之人，想必知道这林大人的厉害。且不说他的禁烟奏折如何打动道光皇帝，也不说他以前在湖北禁烟如何成绩卓著，光说他小时候的聪明才智，就知非等闲之辈。很小的时候，父亲出上联考他：‘鸭母无鞋空洗脚’，他不假思索地指着一只公鸡对下联：‘鸡公有髻不梳头’”。还有一个故事，关于登山的，南先一时想不起来，恩爵说，那么久的事，隔山隔海的，还是讲当今的吧！南先一下子想起来，是山和海——林则徐的私塾先生带了一帮学生去登山，到了山顶，以“山”“海”二字要学生做七言联句，同学们苦思不得，林则徐出语惊人：“海到尽头天是岸，山登绝顶我为峰。”先生不禁脱口称赞：“神童也！”

“即便是我辈，联句做得如此工整大气，亦神人也！”

恩爵也附和称赞，“不过你还是快说值得高兴的第二宗第三宗吧！”

“第二宗——”南先把杯里的酒喝了，劝恩爵也喝了，再倒满，才慢悠悠地接着说：“第二宗是林则徐到广州不久传见十三行的洋商，要他们交出鸦片，并立字据保证不再贩运鸦片到中国……”恩爵说，“这已不是新闻了。”南先说：“最新传闻，刚刚发生的，谅你军中将领也未必知道，林则徐已下令封锁十三行商馆——为什么？因为烟贩子们抵抗禁烟令，不按期交烟和立字据。”恩爵听了，心里紧收了一下：这确实值得高兴，率领他们禁烟的大帅，是顶天立地的真好汉。但事态发展下去，是否意味着战争不可避免？如果是，那是一场敌强我弱、力量悬殊的战争啊！

恩爵说很感谢南先带来的新消息。两人又喝了几杯，就向山下的大鹏城走去。进了东城门，就要各自返家，南先神情凝重地告诫恩爵：“高兴归高兴，真打起仗来，还望老兄多保重！”

4

船已靠岸，将军给士兵讲的故事也正好讲完，于是便离船上岸。陈瑞龙问：“赖大人，那瓶洋酒要带上吗？”将军说：“不用了，我中午不喝酒。倒是应该带上你的长枪，说不定可以打猎。”